

# 百家類纂

第二十八冊

淮南子上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淮南子題辭

漢劉安撰安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儒方士講  
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  
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高氏子略曰淮南之奇出  
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常之  
流其精好者又如王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  
所謂蘇飛李尚左具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  
人各以才智辨謀出奇馳騁以故其書駁然不一然文  
字殊多新特以爲字中皆挾風霜士之厭常玩俗者徃  
徃愛其書况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者惟楊  
雄氏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大史公之用聖



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耳悲夫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

雜家類  
淮南子上

原道訓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  
裹天地稟授無形源流泉淖冲而徐盈混混汨汨濁而徐  
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  
所朝夕舒之幙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  
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絃宇宙而章  
三光甚淖而河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  
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  
泰古三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清  
宮  
藏

明  
倫  
彙  
編  
卷  
之  
三  
十



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  
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  
鈞旋轂轉周而復匝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無爲爲之而合  
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于和有萬不同  
而便於性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其德優天  
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煦嫗覆育萬物群生潤於  
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觝生也  
獸胎不殯鳥卵不殯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  
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夫太  
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鼓行喙息環飛輿  
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

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蓄積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  
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墮之  
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  
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可爲象兮恍兮  
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  
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倂仰兮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  
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驚恍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  
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摻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  
崑崙排閭闔鑰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鋌  
不能與之爭先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  
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御乘雲凌霄與造化者俱



百家類纂 卷之三  
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  
道使風伯掃塵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上游於霄電之  
野下出於無垠之門劉覽徧照復守以全經營四隅還反  
於樞故以天爲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爲輿則無不載也四  
時爲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爲御則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  
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  
者何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  
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  
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不能逃  
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彷彿默然自得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

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  
已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  
不失其情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小大脩短各有  
其具萬物之至騰踴淆亂而不失其數是以處上而民弗  
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之奸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  
也故莫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鈎箴  
竿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嫫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  
得也射者扞鳥號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以羿逢蒙子之  
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  
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之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  
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



異於使蠨捕鼠蟾螭捕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亂乃渝茲昔  
者夏鯨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  
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  
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故機械之心藏於  
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  
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  
故鞭噬狗策蹠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  
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  
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筆  
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  
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

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  
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  
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夫萍樹根於水木  
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蟻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  
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圓者常轉窾  
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  
者嫗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功  
既成矣秋風下霜到生挫傷鷹鷂搏鷺昆蟲蟄藏草木注  
根魚鼈湊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木處榛巢水居窟穴  
禽獸有芄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  
裘於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濕各因所處以御寒暑



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綖不袴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鸛鶴不過濟貉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寃於物者終於無爲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瞋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跂踠而戴角馬被

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與以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鷲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祠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耆年



而田者爭處堯堯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辨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也所謂無治者不易之自然也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

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所謂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弊是故柔弱者



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

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攻大確堅莫能與之爭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滅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所私澤及蚊蟻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

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行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遭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紜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皆主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



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  
無而以衰賤矣是故清淨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  
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感應殷然反本則淪於  
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  
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圓不中規  
方不中矩大渾而爲一葉累而無根懷囊天地爲道關門  
穆忝隱閔純德獨存布施而不旣用之而不勤是故視之  
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  
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  
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爲之圈則名實同居音之  
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

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  
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  
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  
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其全也純兮若璞其散也混兮若  
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汎兮其若浮雲若  
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  
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形無迹常後而先是故至人之  
治也揜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於公約其  
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  
則察寡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  
智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規不變其宜



不易其常放進循繩曲因其當

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  
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  
為狂憂悲多患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  
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  
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  
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  
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勁  
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賴無所大過而無所  
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寵其魂不躁其神不燒湫滲  
寂寞為天下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返

追則能應感則能動沕穆無窮變無形像優游委縱如響  
之與影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伎能存之  
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  
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  
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  
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於得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  
於道矣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游雲夢沙丘耳聽九  
韶六瑩口味剪髮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鸕鷀之樂乎吾所  
謂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  
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懼得道而肥聖人  
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為樂不欣欣其為悲不



燮燮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忼慨遺物而與道同  
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  
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  
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夫建鐘鼓列  
管絃席旃茵傳旄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  
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爲  
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  
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忘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  
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  
營不得湏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  
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受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

膚不浹於骨髓不留於心志不滯於五藏故從外入者無  
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  
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  
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  
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  
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  
出於口則越而散失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  
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  
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  
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  
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已以易堯



者志遺於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微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跡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嘗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潯海裔馳要褻建翠蓋目觀掉羽武象之樂耳聽滔朗奇麗激湔之音揚鄭衛之

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佚流湎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精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隱於榛薄之中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揉桑爲樞上漏下濕潤浸北房雪霜瀼瀼浸潭菰蔣逍遙于廣澤之中而徜徉于山峽之旁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內有以通于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鳥之啞啞鵲之喈喈豈嘗爲寒暑燥濕變其聲哉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



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鈎繩不能曲直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爲修居卑不可爲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不傾新而不朗久而不渝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翱翔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爲樂不以慊爲悲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而處之

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蟲蠕動蚊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淪矣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管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係者其行也足蹟越堦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



末為宅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  
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  
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  
連螻列埒之門而躓蹈于污壑穽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  
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  
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漠暗於  
勢利誘慕於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以  
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  
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熒而消逾亟  
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  
聖人將養其神和柔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沉浮俛仰恬  
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  
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偶百事之變無不應

倣真訓

夫水嚮冬則凝而冰冰迎春則泮而為水冰水移易于前  
後若周負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是故形傷於寒暑燥  
濕之虐者形死而神壯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  
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剥之若犄犄狗之死也割之猶濡  
是故傷死者其鬼媿時既者其神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沒  
也夫聖人用心仗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寢  
其覺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  
漠以愉靜攬捨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為害當此之



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嬉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允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賓服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

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載大負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鈞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提挈人間之際擲揆挺捫世之風俗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瓊瑤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擻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爲塵垢以死生爲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蜺蜺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若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



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  
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  
之大易鬻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  
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已猶蚤蚤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  
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礪孟  
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唯體道不能敗湍瀨旋淵吕梁之深  
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孤句望之險不能難也是故身處  
江海之上而神遊魏闕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是  
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  
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  
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為一龍一蛇盈縮

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慮不營  
其所居神者至簡以游太清引摶萬物群美萌生是故事  
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道出一原通九門散六  
衢設於無垓坵之宇寂寞以虛無非有為於物也物以有  
為於已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為也道之所  
施也

今夫萬物之䟽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榘皆本於一根而  
條循千萬也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授者無  
受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龍從遼巢彭  
鼻而為雨沈溺萬物而不與為濕焉今夫善射者有儀表  
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奚仲



不能為逢蒙造父不能為伯樂也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  
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  
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是何  
則以諭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  
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  
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  
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  
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  
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  
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  
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乎精

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揅貫萬物  
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  
野騎蜚廉而從敦圉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  
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  
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

夫人之事其神而燒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  
神明而離其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暍者望冷風  
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粹木色青翳而羸  
疥蝟眈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  
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  
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蹏之涔無尺寸之鯉塊阜之山



無尋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况乎以無裹之者邪此其爲山淵之勢亦遠矣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

至德之世甘瞑于溷濶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爲景柱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顒顒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爲一而萬物大優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周室之衰澆淳散樸雜道以偽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裂道而議分徒而訟於是博學

以疑聖華誣以脅衆絃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綬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多才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慄慄離跋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名利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反聖於初而游心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漠也

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



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鑒於流沫而鑒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夫鑒明者塵垢弗能藴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蔽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

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簑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貪汙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

天都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備身猶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捨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拚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蔚氣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非有其世孰能



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况無道乎且人之  
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疾蟲辟寒暑所以  
與物接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蚤蠹嗜膚而知不能平夫  
憂患之來撓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蚤蠹之慘怛也  
而欲靜漠虛無柰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不見泰山之  
高耳調玉石之音不聞雷霆之聲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  
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撓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  
弗涸其可得邪今夫樹木肯灌之以澆水疇以肥壤一人  
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梓有况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  
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  
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圓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

也况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

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  
修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  
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  
道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  
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  
虞之時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剖  
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醢鬼候之女菹梅伯之骸當此之  
時堯山崩三川涸飛鳥斂翼走獸擠脚當此之間豈獨無  
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鳥飛千仞之上  
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况編戶齊民乎由此觀之體



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繫於世矣

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故河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驎而求其致千里也置援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不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舠蜀艇不能無水而浮今矰繳機而在上

畏畏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世焉得乎

天文訓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漚漚故曰太昭道始于虛霏虛霏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結難故天先成而後地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炁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



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群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蜺腴火上尋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然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鬪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絃絕賁星墜而渤海決

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宮天阿

### 地形訓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

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



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  
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  
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  
有岱岳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

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  
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  
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  
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嵐氣多聾林氣多瘴木氣多  
偃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天寒氣多  
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  
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

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  
釋之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刑殘之尸寢居直夢人  
死為鬼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蛤蟹珠  
龜與月盛衰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墮土人大沙土人  
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  
慧食木者多力而羸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蛾  
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天不  
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或奇或  
偶或飛或走莫知其精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

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木春生夏死菽  
夏生冬死麥秋生而夏死薺冬生中夏死木壯水老火生



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水囚  
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  
音有五聲宮其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  
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  
生雲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  
鍊苦生鹹鍊鹹生甘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  
生角變角生宮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  
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

### 時則訓

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  
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孟春

始嬴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  
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脩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  
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  
三月失政九月霜不降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  
一月蟄虫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  
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  
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  
電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  
行冬令肅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行夏令華  
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準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



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負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脩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德所惡則忘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為物宗準之為度也平而不險均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流而不滯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為物平規之為度也轉而不復負而不垓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規度不失生氣乃理衡之為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

施而不德弔而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敦敦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矩之為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愎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為度也急而不羸殺而不割克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覽冥訓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  
瘡病晉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霆下擊景公臺墮支體傷折  
海水大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尚稟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勵  
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  
雖在壙虛幽間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無所逃之  
亦明矣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  
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撫  
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  
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撫之曰為之反三舍夫全性  
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  
何為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凌勇武一人為三軍雄

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况夫宮天地懷萬  
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于人形觀九鑢一知之所不知  
而心未嘗死者乎

昔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  
君為之增欷歔咷流涕狼戾不可止精神形於內而外論  
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効其容  
必為人笑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驚魚  
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

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  
而酒湛溢蠶叫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晝隨灰而月運闕  
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故聖人在位懷道不言澤及



萬民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神氣應徵矣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像其形類所以感之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徵忽恍不能覽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故至陰颶颶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

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為能有之故嶢山崩而薄落水涸區冶生而淳釣之劍成紂

為無道左強在側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夫道之與德若常之與革遠之則逼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鯨魚故聖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

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嗜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鱣輕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鱣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岨嶢豹襲穴而不敢咆援狁顛蹶而失木枝又况直蛇鱣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



百  
家  
類  
纂  
卷  
之  
三  
十  
之  
以  
為  
不  
能  
與  
之  
爭  
於  
宇  
宙  
之  
間  
逮  
至  
其  
曾  
逝  
萬  
仞  
之  
上  
翺  
翔  
於  
四  
海  
之  
外  
過  
崑  
崙  
之  
疏  
圃  
飲  
砥  
柱  
之  
湍  
瀨  
還  
回  
蒙  
汜  
之  
渚  
尚  
徉  
冀  
州  
之  
際  
徑  
躡  
都  
廣  
入  
日  
抑  
節  
羽  
翼  
弱  
水  
暮  
宿  
風  
穴  
當  
此  
之  
時  
鴻  
鵠  
鶴  
鶴  
莫  
不  
儼  
驚  
伏  
竄  
注  
喙  
江  
裔  
又  
況  
直  
燕  
雀  
之  
類  
乎  
此  
明  
於  
小  
動  
之  
迹  
而  
不  
知  
大  
節  
之  
所  
由  
者  
也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歛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騫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為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軼羈鷄於姑餘騁若飛驚若絕矢躡風追焱歸朝發禱業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

### 精神訓

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



而樂其業

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  
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氏  
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  
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  
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無所甚親抱  
德煬和以順于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隣不為福始不為禍  
先覓覓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輕  
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  
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  
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徜徉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

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  
大矣而不為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扞抱矣審乎無瑕  
而不與物糝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  
口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渾  
然而往逡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形  
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  
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効以道為糾有待而然  
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廓惝而虛清靖  
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  
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  
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顛醜也



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  
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契大渾之樸而立至  
清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鬼不抑其魂不騰反  
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于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  
宇休息于無委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處  
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  
間後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終始  
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假于道也是故真人之  
所以游若吹呬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蟻躩鵠視  
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  
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

輕天下則神無慮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  
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  
之入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  
便也今高臺層榭入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斷素題不枿  
珍怪奇異入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白  
狐入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  
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負  
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  
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  
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  
龍猶蠃蜓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



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  
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幾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細  
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于頂腸下迫頤  
兩髀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  
我為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  
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  
生死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  
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  
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心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  
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紵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  
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大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

不能與之儷而况斥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  
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  
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殖  
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  
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徇  
於物又况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  
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于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務光  
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尊不待爵至富不  
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  
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  
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  
通許由之義金滕豹韜廢矣延陵季氏不受吳國而頌聞  
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  
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  
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  
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  
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藏詩書修學而不知  
至論之旨則拊盆扣瓠之徒也

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  
遂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  
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  
旋詘節昇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

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達至道者  
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  
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為無  
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  
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  
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  
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圉垣使有野心  
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可得乎

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回夭死季  
路殖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  
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



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懼先王之道勝故肥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夫豈為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

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

時堊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也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簍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 本經訓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質直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於義發動而成于文行快而便于物其言畧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是以不占時日不占卦兆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于陰陽一和于四



時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常此之時玄元至礪而運照鳳麟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機穢詐偽莫藏于心逮至衰世鑄山石鐸金玉摘蚌蜃消銅鐵而萬物不滋剗胎殺天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鑽燧取火構木為臺焚林而田竭澤而魚人械不足畜藏有餘而萬物不繁兆萌芽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雷霆之聲可以鼓鍾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觀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

始羸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脩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發三月失政九月霜不降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準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



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負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脩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德所惡則忘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為物宗準之為度也平而不險均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流而不滯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為物平規之為度也轉而不復負而不垓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規度不失生氣乃理衡之為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

回波淌游瀾滅菱杼紵抱芒繁亂澤巧偽紛拏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碕抑滅怒瀨以揚激波曲拂還回以像隅渚益樹蓮菱以食魚鼈鴻鵠鷓鴣稻梁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闢之高上際青雲大厦曾加擬於崑崙脩為牆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為山接經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騫而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鐘鼎美重器華蟲䟽鏤以相繆紵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熒耀輝煌偃蹇蓼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簞籩蔕蔕纏



百家類纂 卷之三  
錦經穴以數而疏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堙以銷銅鐵靡流堅鍛無猷足日山無峻榦林無柘梓燎木以為炭燔草以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揜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羸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靜潔足以饗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壤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

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凡人

之性心和得之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矣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克血克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鍾鼓管簫干戚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經苴杖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為之文古者聖王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樂無所發貺故聖人為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耜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



賦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贍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乃使始為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泯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由克克思心盡亡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

卜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俟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為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為偽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為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 主術訓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撓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傳諭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  
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  
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  
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為醜美好憎不為賞罰喜怒  
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已故古之王者冕  
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黹纁塞耳所以揜聰天子外屏所以  
自障故所視者遠則所任者邇所任者大則所守者小夫  
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  
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為  
寬地氣為鬼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  
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  
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

夫水濁則魚噉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  
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  
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  
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  
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  
求寡而易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而不為而成塊  
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  
修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俗殺戮不足以禁奸暴唯神  
化為貴至精為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  
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  
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



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

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鞅韜鐵鎧瞑目扼擘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矣蘧伯玉為相子貢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於是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臯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

于崔杼之亂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

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夫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况於並世化



民乎湯之時七年早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方之雲湊  
千里之雨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  
足為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  
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  
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又況於執法施令  
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衡之  
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  
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  
無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  
治湯武聖王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  
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驃馬而服駒駝孔墨博通而不

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  
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已之能  
則其窮不達矣故稽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船伸鈎索  
鐵欵金推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  
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  
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才不足以任明也而君  
人者不下明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  
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麤智之所為則無不  
成也埴井無黿鼉隘也園中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  
小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  
群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騶駼駟一日而至千里



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鳴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援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故古之為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省約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厭。

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非鳥獲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鳥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勢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

江䟽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糴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不可為之勢而不修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為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唯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者則舉之不重也能稱其事而為之者不難也夫大小脩短各



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  
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  
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獸之不  
可同群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敵也是故聖  
人得志而在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鸛而  
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  
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群臣親百姓附所  
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  
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  
非有事焉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  
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

騏驥騄駼天下之馬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  
焉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  
所以塞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  
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  
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

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  
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為謀  
德薄則勇者不為死是故人主好驚鳥猛獸珍怪奇物狡  
躁康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  
事勤財匱萬民愁苦生業不修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  
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賦歛無度而萬民力



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人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  
為百姓力征強凌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  
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大路不  
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穀廵狩行教勤勞天下周  
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  
焉年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蹠也衰世則  
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君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  
奉耳目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  
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獸芻豢百姓短  
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顛顛  
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

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  
故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  
非慈厚無以懷衆非中正無以制斷

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為舟航柱梁小者  
以為楫楔脩者以為櫓棹短者以為侏儒枅櫨無大小脩  
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  
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  
棄者而况於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  
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  
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畧者  
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



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拏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與突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剗毛以刃抵木也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同群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

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群臣勸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已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群臣志達効忠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雖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



罪如此而欲照海内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揜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沒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恣則道勝道勝則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以其言而莫從已出也

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胃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御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治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蹶躄之姦止矣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而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



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驎騄駼之良臧獲御之則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不得為非也

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無好也有為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消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欲不出謂之徇外邪不入謂之塞中徇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徇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為之精神勞則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

之主臧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

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為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罾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斯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為匹夫故舉不可審人主租歛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



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無所托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弱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為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經管履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此皆有以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

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唇沸肝有倉無儲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耜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畝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主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



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被天和而復地德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茲植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蔬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揜群不敢麇天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罟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網羅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驚卵不得探魚不長尺

不得取蔬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螽蟴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修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歛畜積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于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視聽皆以為主者不忘于欲利也故堯為善而衆善至矣桀為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

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矇師誦庶人傳語



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磬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

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畧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顔色不變絃歌不徹臨死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然而為魯司寇聽訟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



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

衆人之所見者寡事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以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為而榮乎旦日何為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為而義旦日何為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黹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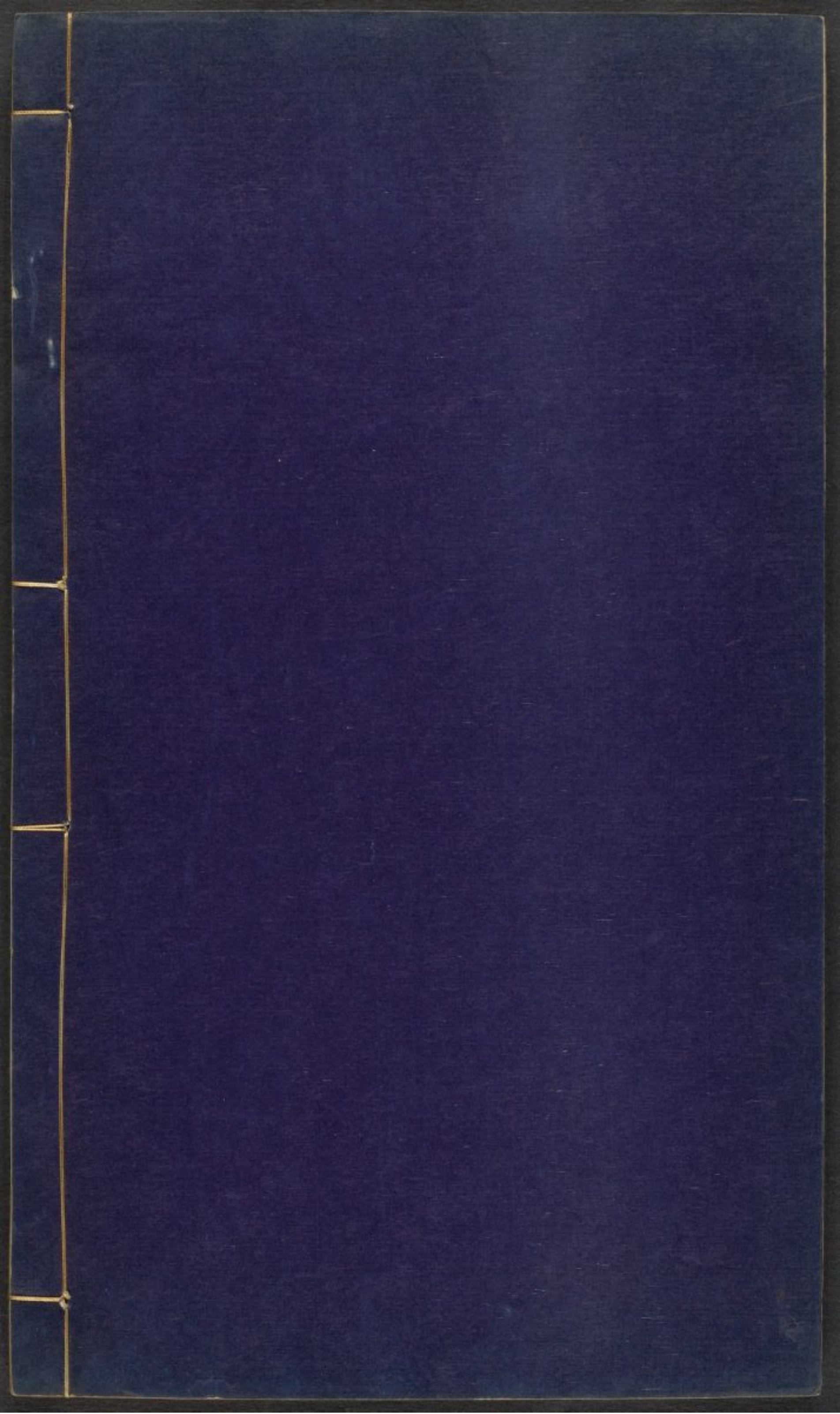
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知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脩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為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劍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偽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為螻蟻所食有掌修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



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







29

T 1060/3135



# 百家類纂

第二十九冊  
淮南子中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一

雜家類纂淮南子中

繆稱訓

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  
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  
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  
子幾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  
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  
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和過  
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  
也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哈佛大學

圖書館



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  
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

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  
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  
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  
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  
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  
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已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  
貴文也圭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  
車無三寸之轄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榱不可  
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

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認在混冥之  
中不可諭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  
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  
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  
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  
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愈  
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  
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  
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鷹翔川  
魚鼈沉飛鳥揚必逮害也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  
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



難也

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殮表其閭趙宣孟以求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憐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鬪故曰兵莫憐於意志莫狎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為小聖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不與利期而利歸之

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樵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殲也聲揚天地

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已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已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筦子文錦也雖醜登廟于產練染也美而不尊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王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閭張掖而受刃不以所托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

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石小大脩短有叙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



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卻事相反成功一也申  
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艾陵之戰也夫差  
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  
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  
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  
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  
懷遠也

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  
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同材而各  
自取焉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  
之也恆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矜怛生於不足華誣生於

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恆如鸚好聲熊之好經夫有誰為矜  
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噫而哀而知聲動矣  
容貌顏色詘伸倨狃知情偽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  
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  
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德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有其世  
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  
其功

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  
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  
枝葉茂者末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  
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



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而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碧瑜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腴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趨，群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為表者，未之聞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福之萌也，綿綿禍之生也，分分福禍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

上。人以義愛黨，以群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措。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目知晏陰，諧知雨，為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為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



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子陽，以猛劫，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嘆，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

水濁者魚噉，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治國辟若張瑟，大絃組則小絃絕矣。故急繼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

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修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群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一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一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欲知天道，察其數；欲知地道，物其樹；欲知人道，從其欲。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拱



把之枝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  
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聖人  
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  
毋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  
已發禍由已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  
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故  
聖人反已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嘗之  
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脹用  
之不節乃反為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微善御者不  
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為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  
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

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  
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  
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  
兼覆蓋而併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

### 齊俗訓

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  
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  
者民童蒙不知東面貌不美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  
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  
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義亦不求得親戚不相  
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萌



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已之美而生盜  
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綏結駟連騎則必有  
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姦有詭文繁繡弱絳羅紈必有管  
屨跣跣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  
明矣夫蝦蟇為鶉水蠆為蜉蝣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  
化夫胡人見麋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  
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

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抗行  
以違衆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廈濶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  
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  
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

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  
岸峻木尋枝援狔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  
為樂者乃所以為衆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  
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  
為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  
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  
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  
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  
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  
於致雨不若黑蜩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  
物無不貴也因其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一  
角觶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楫舳窮廬故有所宜也羗氏焚程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騃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令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濺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

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營惑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

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故水擊則波興氣絕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



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  
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  
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徧照海  
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徧贍萬民利  
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  
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  
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  
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殮愈於  
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鍾故禮豐  
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近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  
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也故胡

人彈骨越人鬻臂中國歌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  
苗髻首羗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薊髮其於服一也帝顓  
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今之國  
都男女切蹠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  
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嚴  
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群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  
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薊髮  
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  
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  
奴之國縱體拖髮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  
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



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乎禮  
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樂還之禮也蹠采薺肆夏之容也以  
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  
者非不能陳鍾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  
故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美於音非不能竭國糜  
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  
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塋葬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  
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  
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  
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  
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

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  
者體也

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  
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  
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  
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  
吐故納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  
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  
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  
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  
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



令不能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  
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  
度量故天之負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  
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  
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  
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  
馬羿以之射雉以之斲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  
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漑田其受水鈞也  
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熬燎炙齊味萬  
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梗枿豫樟而剖梨之或為棺槨或為  
柱梁披斲撥櫟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

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  
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知馬  
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故湯入夏而  
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  
以為治故剖斲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索埴坊設  
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剗毛庖  
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斲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若夫  
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  
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  
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錢運開陰閉眩錯入於冥冥之  
耿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



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  
能以喻弟今夫為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  
準之中可以為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  
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  
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漠者音之  
主也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  
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已者而未始  
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  
也求合於已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去忤於心者也許於  
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

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  
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  
也去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  
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  
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為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柅宮壁左右欲  
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弗誅是  
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弗誅是  
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  
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撻也談語而  
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



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挖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闕面於盤水則負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負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覩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債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脗者使之踏鑊強脊者使之負土耿者使之准偃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



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教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剗剔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堯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不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

權用也夫待騶裊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才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

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駛馱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賢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



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鵜鴈飲水數斗而不足鰾鮪入口若露而死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林類榮啓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

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鉤繩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集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嚮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

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詭辯久稽而不訣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



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  
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  
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  
食饒益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  
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  
偽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  
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牯服馬牛以為牢滑亂萬民以  
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  
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  
以噍其口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  
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拏澆淺

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  
車輿衣纂錦馬飾傳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  
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  
熱冬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揜形而煬竈口故其為編戶齊  
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  
夫乘奇伎為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脩理不苟得  
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原而  
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  
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  
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

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



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殖予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 道應訓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鬚淚注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逡巡于碑盧敖就而視之



方捲龜殼而食蛤蜊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避辟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齟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若我南游乎岡竄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杯治悖然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

汜論訓

古者有鑒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褰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蜚蜚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



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綖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  
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禦寒古者剡  
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鉤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  
為之耒耜耰鋤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  
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輶木方版以為舟  
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輶躋而超千里肩負擔之勤  
也聖人為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為輶  
而作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  
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  
操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  
器械不可因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  
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  
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皆有  
本主於中而以知槩護之所用者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  
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  
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  
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  
禮樂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  
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  
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  
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



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淳土龐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鎬銜檠策鋸而御悍馬也

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噐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聰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子弟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時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負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



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於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

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潞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

夫絃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



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

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潁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卽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桀

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二君處疆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收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之於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矣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

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



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  
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  
而卻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何謂  
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尪養由基黃衰微  
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楚其體恭  
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  
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聖人論  
事之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哭弱柔  
如蒲常非懾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  
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  
也則舉足楚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

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至其溺也則  
捽其髮而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  
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

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  
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  
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此皆  
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堯弘知天道而不  
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  
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  
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寃內之尋常而不塞假  
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強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上無



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蝨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吏之貌恭儉之禮則必減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屈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

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掩其大美則天下無聖主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也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刳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差其敗耻死而無功柯之盟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冑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免於繆綆



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  
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  
總其畧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故人有厚德無問  
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鱣鮪  
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  
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咎若其大畧  
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啄聚梁父之大盜也  
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  
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  
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  
滅者其畧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污君之朝不

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  
畧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體大者節踈蹶  
距者舉遠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  
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  
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  
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是  
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  
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訾求於人則任以人力自脩則  
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  
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  
珠不能無類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



美也今因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汚辱而不知其大畧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於鼎俎之間出於屠酤之肆解於縲紲之中興於牛領之下洗之以湯沐被之以燿火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

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戇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王之於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茅蘄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倚頓不失其情闇王亂於姦臣小人疑於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史兒易牙湍澠之水合者嘗一合水而甘苦知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



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智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

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sub>終</sub>不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圉圉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

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歲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晉氏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駿獲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膚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金而為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奸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



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

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欲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卒隨其蹤跡無愚夫蠢婦皆知為奸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

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豫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宜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遇



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所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今夫霑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飲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揜其氣也又况無天地之怪

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鷺毛者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蠃蝦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弗怪也山出巢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也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

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臼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也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塋之牛代人



以力者其死也塋之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故炎帝精火而死為竈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所以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

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教哉

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拯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加轆軸其上以為造不知軸轆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兔為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以為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鵠目大而眦不若鼠蚥足多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其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

### 詮言訓

王子慶忌死于劒羿死于桃楫子路殒于衛蘇秦死于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



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蜎貌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

為治之本務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于節欲節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為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

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于與同則格柔勝出于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歎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已以游于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材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以免患愚不



足以及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弗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脩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攘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已也故閑居而樂無為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內從化

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

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已焉則免于累矣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鬪力者始于陽常卒于陰以慧治國者始于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脩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



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  
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  
非以湯武之賢而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  
王必待遇遇者能遭于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  
君子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  
知善之所由來民贈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為而自  
治

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  
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  
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  
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于已者也未有使

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已者也

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煖焉地有財  
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  
山巍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直已而足物不為人贛用之  
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日月  
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得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  
于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為受名名興則道  
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惡從之利  
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  
為無禍

圓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



將衆蓼菜成行瓶甌有琕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

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菰飯糲牛弗能甘也琴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而不免為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游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

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庾而無概於志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

陽氣起于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于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雋沙或寒凝冰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于山而入於海稼生于野而藏于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莞簟樽之上玄酒俎之先生魚豆之先黍羹此皆不快于耳目不適于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暖相反大寒地坼冰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于已質有之也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倡不進而求不退而



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已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 兵畧訓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畧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蹠者趺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爍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堯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啓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以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



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為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為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計也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曷為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

令軍師曰無伐樹木毋抉墳墓毋斃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誅民之所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

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



右剛復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惟道無朕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

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豉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

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鬪獵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形罰之威而相為斥闔要遮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濟于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梓招杼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民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已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已用所得者鮮矣

兵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



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聚主賢將忠國富兵彊約束信誦令明兩軍相當鼓鐔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熟行陣解續之數維袍綰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塲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聚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日月星辰之運刑德奇資之數背向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

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

兵之勝敗本在于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鄒淮潁汝以爲涇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縣之以方城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胃脩鍬短鎗齊爲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鏃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



然而兵殆於垂沙衆破于栢舉楚國之強度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與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百姓之隨建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傲然若熒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慘戍卒陳勝興于大澤攘臂袒右稱為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為矜周錐鑿而為刃剡櫨築奮檐鏐以當脩戟強弩攻城畧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糜沸螳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

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脩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侔則有數者擒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于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公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



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  
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衆見者人  
為之伏噐見者人為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  
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進退  
詘伸不見朕整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  
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揜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  
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達在中虛神在外漠  
志運於無形出于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  
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  
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  
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

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卒  
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  
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大山名  
塞龍蛇蟠却笠居羊腸道發笥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  
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荒饑渴凍暍推其捨捨擠其  
揭揭此謂因勢善用間諜審錯規慮設蔚施伏隱匿其形  
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  
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撓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  
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  
計定謀決明于死生舉措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  
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



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為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骸如此則野無校兵國無守城矣

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故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為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罟飛鳥不動不結網羅魚鼈不動不擐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

山發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圍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撻手之一挫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益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偶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

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鈴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



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  
能萬全勝鈴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  
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今使兩人接  
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  
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于桐薪之上而  
無人力之捧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  
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括淇衛籥輅載以金錫雖有薄  
縞之檐腐荷之矰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  
之勢則貫兕甲而徑干革盾矣

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  
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  
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  
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  
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  
雷之擊不可為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  
其門是謂至神

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  
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  
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  
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  
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  
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



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  
為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  
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  
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  
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  
以知其饑飽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  
俟饑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  
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  
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  
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所以共安危也故良  
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

勝

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  
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  
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  
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  
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  
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于貨不淫于物不嘔  
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  
孰知其情

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已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  
後求勝脩已於人求勝於敵已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



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為奇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鸛鷹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饑奇佚為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為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菽

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擐巨旗止鳴鼓而出八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

### 說山訓

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

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強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

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



稻生于水而不能生于湍瀨之流紫芝生于山而不能生于盤石之上磁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

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剥牛皮輶以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若服于輶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于利之中則爭取大為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

申徒狄負石自沉于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抗  
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上有叢菁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

楚王亡其援而林木為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為之殫

故澤失火而林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萇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知遠而不知近畏馬之避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齩桀跖之徒君子不與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鎔和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見窾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

江出岷山河出崑崙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分流



舛馳注于東海所行則異所歸則一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已興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口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

魯人身善制冠妻言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脩而遊不用之鄉譬石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窺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

行小變而不失常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曾子立孝不過

勝母之間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啼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故聖人見霜而知冰

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

撰良馬者非以逐狐貉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鶚炙見卵而求晨夜見麋而求布雖其理哉

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欲致魚者先通



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好魚者先具罟與罾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狸頭愈鼠雞頭已瘻蚩散積血斲木愈齧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鼈鵠矢中蝟爛灰生蠅漆見蟹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非孰能通其微厲利劒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較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羗截玉媒怛者非學謾也怛成而生不信立懂者非學鬪爭也懂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佯廉也積不可不慎者也嘗一嚙肉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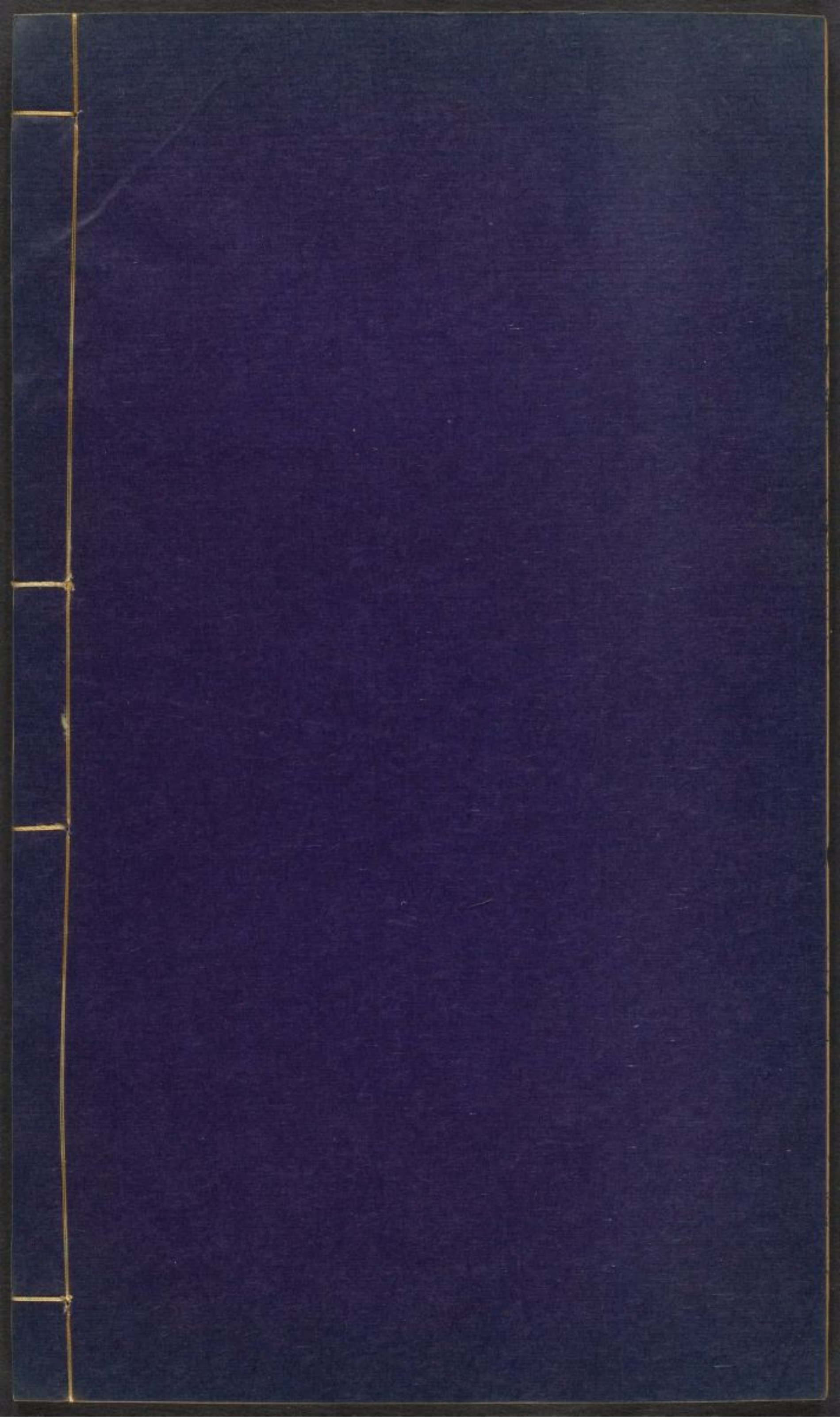
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足履地而為迹暴行而為影此易而難

治國者若鑿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墜髮而猶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檄不正而可以正弓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











T 1060 / 3135

30



# 百家類纂

第三十冊

淮南子下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一

雜家類  
淮南子下

說林訓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鏤其舟挽幕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為帝者也

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蜚翔水各哀其所生

毋貽盲者鏡毋予蹇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

怒出于不怒為出于不為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嫌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四庫

卷之三十一



不叩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鬪得道而德從之矣  
知已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善游者不  
可懼以涉

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其滿腹而  
舌之與齒孰先礪也錙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  
直也

住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  
而皆調於口

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  
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不得為寶言至純之  
難也

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  
精於聰也

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  
湯沐具而蟣蟲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  
蝥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礪石而死蠶食而不饑魚食  
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

釣者靜之網者動之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道異得魚也  
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

屠者羨藿為車者步出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  
得用用者弗肯為



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橫必  
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

清醖之美始於耒耜黼黻之美在於杼柚布之新不如紵  
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曆醕在頰則好在頰  
則醜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

山雲蒸柱礎潤茯苓掘兔絲死一家失燹百家皆燒讒夫  
陰謀百姓暴骸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  
不可以得賢

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  
然之者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

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

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訶

農夫勞而君子養馬愚者言而智者擇焉

捨茂林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

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

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紵者必有麻削

兕盾在於後隋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  
利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

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

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  
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



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釣也堯舜禹湯法籍  
殊類得民心一也

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澤則具擢對旱則脩土  
龍

### 人間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  
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  
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  
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  
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輕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  
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窺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

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  
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  
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  
隙之煙焚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  
於埳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  
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  
也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  
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  
以其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  
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  
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



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

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

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子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

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

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毋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毋隨而號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傳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况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



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  
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天下求地而弗  
與是為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  
柰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  
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  
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  
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  
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  
反為人所奪也

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垂棘  
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  
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  
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  
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  
此謂與之而反取之者也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  
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  
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  
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二年胡人大  
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  
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  
或直於辭而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



高陽魋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

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熙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

而失水則螻蟴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

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柰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



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懸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為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則齒寒今智伯率二國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

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赫為賞首群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群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



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  
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稽積於民君以  
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  
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  
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  
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  
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也解扁  
為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  
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  
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  
收歛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  
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  
可罪也

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  
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  
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  
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  
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  
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  
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  
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  
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



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俗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者之思殺

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群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氏中行氏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



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  
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  
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  
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  
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  
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奢傳之  
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  
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  
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  
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  
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

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  
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  
至而參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燭夏日  
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  
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  
唐子非短子者邪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  
之處於齊也攜糒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  
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  
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  
不可不審也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



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  
燭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蟻穴一撲  
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而水決九江而  
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  
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

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  
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獵凌乎浮雲背  
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霓之間雖  
有勁弩利繒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  
於岷山也可撻裳而越也及乎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  
波濤舟航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  
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

秦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修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  
備越而不知難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  
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鰌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  
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

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  
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  
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時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  
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  
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所致也

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欽非犯河



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戴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塋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賜人於櫟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

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辨擊劇而勞佚齊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

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迹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



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 脩務訓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恩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于湯呂望鼓刀而入周伯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蓋聞傳書曰神農樵悴堯瘦臞舜黹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勤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

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剄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



得宋玉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易為  
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  
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於是  
乃偃兵輟不攻宋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  
軾之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  
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  
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  
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  
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為吾日  
悠悠慙于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  
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

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  
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  
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  
者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  
圓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均也故秦楚燕魏之譌  
也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夫譌  
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  
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  
大矣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  
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



也猶人馬之為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齧咋足以嗜肌碎骨蹏蹏足以破盧陷匈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塹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姱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嗟朕哆嚙籩條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此惟也夫上不及堯

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殺父者然而天下莫䟽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狎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躋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鋟而行駑馬雖策鋟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鋟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劒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為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



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本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駑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訛以多言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叁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皐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契生於卯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展足水也夫純釣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

剗則水斷龍舟陸剗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毛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衛之稚質捫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禹湯之智不能逮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蛟行蜥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免



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故力竭功沮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螳知為垤糴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蔬有芄苢槎櫟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僻陋之國長於窮櫺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日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胡曹為衣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遂為天下備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

者何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黑白然而搏琴撫絃參彈復微攫援標拂手若蓂蒙不失一絃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檄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者礚諸之功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者礚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揉靡覽砥礪其才自視神明覽物



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徜徉於  
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  
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士大夫學問  
講辨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  
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  
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  
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  
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  
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  
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  
謂也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竒察於辭者  
不可耀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  
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  
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  
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  
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  
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  
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為孔子  
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夫人說救敵不給  
何道之能明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  
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因



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王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鉏而稱以項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橈濶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則側室爭鼓之苗山之鋌羊

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剗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濶梓之腹雖鳴廉隅修營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駉駉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黑白之於目辨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惟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曲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



喻意以為知者也誠得清白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  
不為古今易意攄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昔晉  
平公令官為鐘鐘成而示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曰寡人  
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  
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  
調鐘也以為後世之有知音者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  
我齊知彼獨有聖賢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  
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今夫毛嬙西施天下  
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布  
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  
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

若籠蒙目視治由笑目流眦口曾撓奇牙出齧齟搖則雖  
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怵養心而悅其色  
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辱之行無不本業所  
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繞身  
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葯  
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驚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柱緩自縱  
好茂葉龍天矯燕枝拘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攫  
肆蕤蒙踴躍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  
微笑被衣脩擢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非眇勁淹浸  
漬漸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砥礪  
磨鑑莫見其損有時而薄藜蘆之生螟螟然日加數寸不



可以為櫨棟桷桷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  
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  
福將在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  
也

### 泰族訓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  
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  
物也莫見所害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  
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  
之則邇延之則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筭歲計有  
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

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驎倍日而馳草木  
為之靡縣蓬未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  
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噞矣以陰陽之氣  
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  
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  
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  
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  
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  
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  
物有以相連精裊有以相蕩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  
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



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班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玉為其君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毫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詩云神之聽之

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安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蟲蟣蟲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



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動化矣

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枉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大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甌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招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

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班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楯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二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



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  
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鑿而木之性不  
可鑠也埏埴而為器審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  
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  
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  
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箎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麻  
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  
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  
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  
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弟故長幼有序然後修  
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

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性而聖人之所以曲成  
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資不能遵道繭之性  
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熟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  
之化為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  
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主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向  
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奸故  
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省約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  
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懸而不用

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  
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  
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



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瘠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李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

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

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變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也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奸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騫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田獵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臯陶政教



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  
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内外相推舉姦  
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  
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  
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  
物有降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  
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  
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  
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  
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  
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

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  
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  
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  
之失忤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

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  
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  
而皆用用各有所適物各有所宜輪圓輿方轅從衡橫勢  
施便也騫欲馳服欲步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閔  
睢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  
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  
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



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群慝之紛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蹠虛輕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可乎可乎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

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材使之

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者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



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甌有萇稭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圓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絛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剥狗燒豕調平五

味者庖也陳簠簋列俎樽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罕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琴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謠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牖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懸而四夷服秦政畫決獄而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馬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大群卑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



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統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者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者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

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

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雖有腐骸流漸弗能汙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擘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



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法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王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塹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蘧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閭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

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弟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德也故舉



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以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事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

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

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



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為智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仲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

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竝流不注者不為川谷趨行躋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橫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于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鵠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



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  
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  
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  
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  
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此之身則小身所重  
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  
信義為準繩也

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必強者也能強者  
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  
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  
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

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  
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  
有搖其本而能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  
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  
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  
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今目悅五色口嚼滋味  
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  
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  
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  
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  
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土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



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  
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  
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  
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  
解箕子之囚乃折桀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措笏而朝天下  
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  
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鞭荆平王之墓舍昭  
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牽而  
為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背而為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  
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  
谿之役外內搔動百姓罷敝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

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楚國山  
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  
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  
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  
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  
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  
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  
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  
持天下矣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  
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一  
允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  
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  
月光曠然而樂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  
蓋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  
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  
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  
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  
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  
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不知通也不明於類也

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  
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  
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  
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  
也問學之所加也

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  
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傳矣射者數  
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  
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  
害有用故智不周而日不足以鑒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  
辟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  
鴈之費養士則名譽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  
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二  
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

是釋其限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呂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



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聞者莫不殫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謠於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太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絃漏越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呬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

之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

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懸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可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䟽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酒之行也師延為平公鼓朝謠北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也巧詐藏於胷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



應軸不運而三十二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大小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鹵故小快害義小慧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于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

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噐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娶婦紱纁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



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  
百隙樹一物而生萬業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  
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於小利  
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蠱而人弗痒者為其來蛉窮也狸  
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  
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有或食兩而路窮或予蹄而  
取勝偷利不可以為行而知術可以為法故仁智人材之  
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  
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  
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  
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

要畧

民懷之何憂謹堯何遷有苗知伯有五過人之材而不免  
於身死人手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  
秦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  
立雖察慧捷巧勛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  
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袖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  
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為人之惛  
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  
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  
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二  
地形有時則有冥覽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

原道者盧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竊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欲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濺滯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

倣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埒有無之精離別萬物之變合用死生之形使人知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廻造化之母也

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

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廻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

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以為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一  
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

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鬼不以物異已而

堅守虛無之宅者也

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安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湊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三  
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

齊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譬畫人事之終始者也

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

汎論者所以箴縷繚繚之間擻擻喁齟之却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以使人不安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

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耿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

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也

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窳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局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捍搏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

人問者是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



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

修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末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  
以清淨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  
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  
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  
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  
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

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  
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  
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  
與天和相嬰薄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而

含和德形於內以若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  
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群生唱而和動而  
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  
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籍專用制度神祇弗應  
以故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  
本此鴻烈之泰族也

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為之  
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曼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  
意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  
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  
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一  
天地捍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  
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燧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  
覽矣藐兮浩浩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  
歛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作炮烙之刑剗諫  
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修德行義處  
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  
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  
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  
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  
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  
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

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  
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  
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  
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  
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  
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  
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  
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  
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  
禹身執纁垂以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  
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挖死陵者塋



陵死澤者塋澤故節財薄塋間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  
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  
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鄆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  
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  
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  
射亡歸好色無辯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  
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鐘贛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  
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  
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  
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  
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申子者韓

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墮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  
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  
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  
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  
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  
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  
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  
權事而立制度刑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  
苞治玄眈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  
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  
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



下而不窺

又下流地而必前於林澤其下必有水也  
之於鄴水然鄴國之滌水重出於故之今水又分爲之今  
鄴水之故鄴晉限國也此水爲劍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



